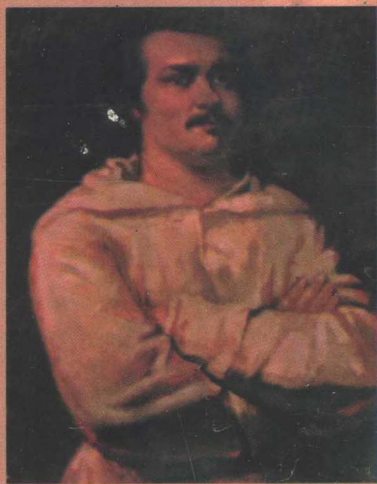


世界经典名著系列

世界名著宝库



幻灭

延边人民出版社

世界名著宝库

第六卷

幻 灭

〔法〕巴尔扎克 著

牛 林 译

延边人民出版社

目 录

献辞	(1)
----------	-------

第一部 两个诗人	(2)
----------------	-------

一 一家外省印刷所	(2)
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

二 德·巴日东太太	(30)
-----------------	------

三 客厅里的夜晚，河边的夜晚	(71)
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

四 外省的爱情风波	(118)
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

第二部 外省大人物在巴黎	(150)
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

一 巴黎的第一批果实	(150)
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

二 弗利谷多	(194)
--------------	-------

三 两种不同的书店老板	(200)
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

四 第一个朋友	(209)
---------------	-------

五 小团体	(217)
-------------	-------

六 贫穷的花朵	(224)
---------------	-------

七 报馆的外表	(233)
---------------	-------

八 十四行诗	(241)
--------------	-------

九 忠告	(248)
------------	-------

十 第三种书店老板	(257)
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

十一 木廊商场	(265)
---------------	-------

-
- | | | |
|-----|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十二 | 一家木廊书店的外表····· | (271) |
| 十三 | 第四种书店老板····· | (276) |
| 十四 | 后台····· | (282) |
| 十五 | 药材商的用处····· | (291) |
| 十六 | 柯拉莉····· | (301) |
| 十七 | 小报是怎么编的····· | (310) |
| 十八 | 半夜餐····· | (319) |
| 十九 | 女演员的住家····· | (328) |
| 二十 | 最后一次访问小团体····· | (339) |
| 二十一 | 另外一种记者····· | (345) |
| 二十二 | 靴子对私生活的影响····· | (352) |
| 二十三 | 报纸的秘密····· | (356) |
| 二十四 | 又是道里阿····· | (365) |
| 二十五 | 初试身手····· | (370) |
| 二十六 | 出版商拜访作家····· | (377) |
| 二十七 | 出尔反尔的技术····· | (385) |
| 二十八 | 报纸的威风与屈辱····· | (395) |
| 二十九 | 戏剧作家的钱庄老板····· | (401) |
| 三十 | 新闻记者的洗礼····· | (405) |
| 三十一 | 上流社会····· | (415) |
| 三十二 | 浪子····· | (428) |
| 三十三 | 第五种书店老板····· | (434) |
| 三十四 | 敲竹杠····· | (440) |
| 三十五 | 贴现商····· | (444) |
| 三十六 | 转移阵地····· | (453) |

三十七 弄神捣鬼·····	(461)
三十八 生死关头·····	(469)
三十九 一文不名·····	(485)
四十 告别·····	(491)
第三部 发明家的苦难·····	(500)
引 言	
一个时髦青年的惨痛的忏悔·····	(500)
落井下石·····	(507)
上编 追偿债务的故事·····	(509)
一 需要解决的问题·····	(509)
二 勇气十足的妻子·····	(511)
三 未来的犹大·····	(516)
四 库安泰弟兄·····	(522)
五 第一声霹雳·····	(527)
六 造纸业一瞥·····	(535)
七 介绍一般的外省诉讼代理人，尤其是 柏蒂·克洛·····	(538)
八 给付不出款子的出票人义务上一课·····	(544)
九 一张五十生丁印花税票的射程和威力 不下于一颗炮弹·····	(551)
十 所谓局势险恶·····	(557)
十一 父亲和两个仆人·····	(563)
十二 两个代理人怎样放火，杜布隆怎样从 旁帮助·····	(567)
十三 控诉的高潮·····	(572)

十四	为什么羁押债务人在外省是绝无仅有之事·····	(581)
十五	两桩试验，一桩成功，一桩失败·····	(587)
十六	利之所在，虎视眈眈·····	(593)
十七	柏蒂·克洛的对象·····	(598)
十八	神甫的一句话·····	(603)
下编	家庭的晦气星·····	(608)
一	浪子回家·····	(608)
二	意想不到的荣誉·····	(614)
三	捧场的阴谋·····	(620)
四	如此好心，我们一生也能碰上几回·····	(627)
五	吕西安把外省的荣誉当真·····	(632)
六	隔墙有耳·····	(640)
七	吕西安在巴日东府上扬眉吐气·····	(646)
八	痛心之极·····	(654)
九	诀别·····	(659)
十	大路上的奇遇·····	(663)
十一	一个亲信的故事·····	(667)
十二	马基雅弗利的信徒专为野心家讲的历史课·····	(671)
十三	埃斯科巴的信徒讲的道德课·····	(675)
十四	西班牙人的侧影·····	(681)
十五	为什么罪犯总要诱人堕落·····	(685)
十六	斗争到了招架不住的时候·····	(688)
十七	坐监的影响·····	(693)

十八	晚了一天·····	(700)
十九	合伙经营的故事·····	(707)
二十	结局·····	(714)

献给维克多·雨果

先生，您兼具拉斐尔和皮特之天赋，在常人还渺不足道的年纪，您已成为鼎鼎大名的诗人；您像夏多布里昂和一切有真才实学的人一样，跟藏在报纸专栏背后或报馆地下室里的忌才之徒着实经过一番较量。时人认为本书既是真实的故事，亦为胆识的凭证，现谨奉献于您，但愿阁下的赫赫盛誉有助于这部作品蜚声文坛。新闻记者不也跟侯爵、阔佬、医生和法官一样，成为莫里哀笔下及其剧院舞台上的人物么？巴黎的报界是从来不肯放过任何故事的，为什么这部 *castigat ridendo mores* 的《人间喜剧》倒要放过这股势力呢？

先生，我谨志此言，不胜欣慰之至。

您真挚的崇拜者及友人

德·巴尔扎克

第一部 两个诗人

一 一家外省印刷所

我们这故事开场的时代，外省的小印刷所还没采用斯唐诺普印刷机和油墨滚筒。昂古莱姆虽然凭着当地的特产经常接触巴黎的印刷业，但用的始终是木机。俗语把印刷说做“叫机车叹气”，就是从木机来的，这句话现在可用不上了。城里落后的印刷所当时还用皮制的球，给掌车工人蘸了墨涂在铅字上，预备铺纸上印。排满铅字的版子，安放在一个云石做的活动盘上，所以盘子在行话中叫做“云石”。虽是简陋的机器，埃泽维尔，普朗坦，阿尔德和第多用来印过不少精美的图书。如今遍地都是新式的印刷机了，热罗姆·尼古拉·赛夏当做宝贝一般的老式工具已经给忘得干干净净，需要我们重提一下才行，因为在这个重要的小故事中颇有作用的是那些工具。

赛夏是掌车的出身。排字工用印刷业的行话称掌车工

为“大熊”。他们从墨缸到印刷机，从印刷机到墨缸，来来往往，动作很像关在笼子里的熊，大概就是这样来的绰号。大熊反过来把排字工叫做“猴子”，因为他们忙忙碌碌，老在一百五十两个小格子里捡铅字。在一七九三那个灾深难重的年头，五十上下的赛夏已经结了婚。全国大征兵几乎把所有的工人编入军队，赛夏亏得上了年纪，成了家，逃过兵役。印刷所的老板，也就是行话所谓地“傻瓜”，死去不久，遗下一个寡妇，无儿无女，店里只剩下一个掌车的赛夏。看来铺子立刻要关门了，大熊没法变成猴子，孤零零的，因为他只管印刷，一字不识。急于分发国民公会的堂皇文告的一位人民代表，不管赛夏有无能力，给了他一张印刷执照，征用印刷所。赛夏公民收下棘手的执照，拿老婆的积蓄送了一笔补偿费给东家的寡妇，买进印刷所的机器只花了一半价钱。可是这不算什么。共和政府的告示要如期交货，一字不能印错。正在为难的热罗姆·尼古拉·赛夏，幸而碰到一个马赛的贵族，既怕丢了田地不肯逃亡，又怕丢了脑袋不敢出面，只能找个工作糊口。德·莫孔伯爵穿上寒伧的工衣，做了外省的印刷监工。某些公民为隐匿贵族而被处死刑的布告，就是那监工从排字到校对、改校样，一手包办的；再由升任傻瓜的大熊拿去印刷、张贴。他们俩居然太平无事。一七九五年，逝去了恐怖风暴，尼古拉·赛夏不得不另找一位兼做排字、校对和监工的多面手。一个拒绝向政府宣誓的神甫接替了德·莫孔伯爵，直到恢复天主教首席执政为止。神甫在王政复辟时代升为主教，在贵族院和德·莫孔伯爵坐在一张凳上，此

是后话。尼古拉·赛夏在一八〇二年不比一七九三年时多识一个字，却赚了不少钱，雇一个监工还是有力量。以前不在乎前程的伙计，现在却叫手下的大熊和猴子见着害怕。苦日子熬出了头，蓄刻脾气跟着出现。一看到有希望挣家业的印刷所老板，发财的念头使他对本行心窍大开，变得又贪心又猜疑又精明。他仗着自己的经验，瞧不起理论。他只要眼睛一望，就能按照不同的字体，估出一小页或一整张的价钱。他对外行的主顾讲，大号的铅字成本贵；倘若用小号的铅字，他又说排起来费工。他一窍不通本行中的排字，最怕弄错，所以只承接高价的买卖。凡是按时计酬的工人，赛夏都目不转睛盯着。有什么纸厂周转不灵，他买进囤起便宜的纸张。所以，那所不知从什么时代起就做印刷工场的屋子，一八〇二年时已经是他的产业。赛夏在各方面都交上了好运：老婆死了，只有一个儿子。他把儿子送进当地的中学，主要不是给儿子受教育，而是在于自己预备后任。赛夏严格对待孩子，有心把家长的权威时期延长；放假的日子要他在铅字架上做活，说他应该学会自食其力，将来好报答流着血汗养育他的可怜父亲。未来的主教离开印刷所的时候，听他指点的赛夏，在四个排字工人中挑了一个既聪明又老实的人做监工。老头儿的事业从此安排妥当，可以维持到孩子来接管的一天；那时，铺子交给一个能干的年轻人，不怕不兴旺发达。大卫·赛夏在昂古莱姆中学成绩优秀。老赛夏虽然是从没有知识、没有教育的大熊爬上来的，非常瞧不起学问，却也打发儿子上巴黎研究高等印刷，好不严厉地嘱咐大卫别指望老家的周

济，必须在巴黎——据他说是工人的天堂，好好的攒一笔钱；可见送儿子到智慧的国土去留学是他的一种手段，借此达到自己的目的。大卫在巴黎一边学印刷，一边进修，完成学业。第多厂的监工成了一个学者。一八一九年年底，他听从父亲的命令回去接管买卖，离开巴黎，始终没有花过父亲一个钱。当时尼古拉·赛夏的印刷所还发行一份刊登司法广告的报纸，那刊物在省内是唯一的，另外还承接省公署和主教专区的印件。靠着这三桩买卖，一个活跃的青年不难挣得一份大大的家业。

正在那个时期，开纸厂的库安泰弟兄买下昂古莱姆的第二张印刷执照。那家印刷厂一向被赛夏利用帝政时代连年战祸、局势百业萧条，排挤得没有生路；赛夏为了时局，也不曾收买那铺子；这个小算盘竟害得他自己的老印刷所到后来一败涂地。当时老头儿听见消息私下高兴，以为同库安泰弟兄的竞争有儿子来承担，不用自己对付了。他心上想：“我是挡不住的，可是第多厂培养出来的年轻人准有办法。”七十多岁的老头儿巴不得早日交代，好称心惬意地过活。他对高等印刷固然知识有限，但在另一门艺术，工人们说笑话叫做“酒醉学”方面，倒真是一个高手。那门艺术，《庞大固埃》的了不起的作者当年很重视，不幸遭到一些“节制会”的摧残，钻研的人一天少似一天了。热罗姆·尼古拉·赛夏不愿辜负他的姓氏，永远厉害的口渴。他对“发酵葡萄”的嗜好多少年来受着老婆的约束，只能适可而止。其实那嗜好是出于大熊们的本性，夏多布里昂先生在美洲的真熊身上也曾注意到。据一般哲学家的意见，一

个人年轻时代的习惯老来会变本加厉。这条规律在赛夏身上证实了：他越老越贪杯。嗜酒的习惯在他那张大熊脸上留着记号，使他的长相与众不同：尽量发展的鼻子，近乎一个三倍大法规的大写 A 字，布满血筋的面孔象葡萄叶，红里带紫，长着许多小瘤，往往还有细毛点缀；整个脸庞仿佛秋天的葡萄叶包着一只其大无比的鸡菌。两道浓眉好比两簇堆着雪花的小树，底下一双小灰眼即便是喝醉的时候也很精神，显出一种贪婪成性的狡猾。贪婪把他所有的感情都消灭了，连同父子的天性在内。光秃的脑袋四周剩一圈花白的头发，还有点蜷曲，令人想起拉封丹寓言中的方济各会修士。他矮身材，大肚子，像一盏费油而光线不足的旧油灯。一个人无论什么嗜好过了份，都能使身体向原来的方向发展。酗酒同研究学问，一样叫胖子更胖，瘦子更瘦。三十年来尼古拉·赛夏老戴着民兵的三角帽；当初出过风头的那种帽子，如今在某些外省城市的鼓手头上还瞧得见。他穿着似绿非绿的丝绒背心和丝绒长裤，棕色的旧大氅，一双花色纱袜，一双银搭扣的鞋子。赛夏这副布尔乔亚服装并不能遮盖他的工人出身，可是同他的恶癖和习惯却再合适没有，而且把他的生活完全表现出来，仿佛那家伙是全身穿扮好了出世的。我们提到葱不能不联想到葱的皮，提到赛夏也不能不联想到他的装束。假如老印刷商不是早已暴露出他利令智昏的贪心，单单那次退休的经过也足够描画他的性格。不管儿子要从赫赫有名的第多厂带回多少学识，赛夏只打算跟儿子做一笔好买卖，他已经酝酿了这个主意多年。老子要赚钱，儿子势必要吃亏。可

是在老人心目中，做买卖根本谈不上父子。赛夏先把大卫看作独养儿子，后来认为是当然的受益人，同老子有利害冲突：他必须高价出盘，大卫则必须低价盘进；因此儿子变为一个非制服不可的敌人。从感情转化到自私的过程，在有教养的人总是迂回曲折，慢慢儿来的，还得用虚情假意来遮盖；在老熊身上却直截了当，非常迅速。他的行动说明狡黠的酒醉学比高深的印刷术强得多。儿子回家，拿出精明人欺哄老实人的手段的老头儿，对他像招待主顾一般亲热，像服侍情妇一般关心：走路扶着他的胳膊，叫他脚下留神，别踩着泥浆；吩咐佣人替他暖被窝，生火，预备半夜餐。第二天，尼古拉·赛夏备了一顿丰盛的饭，竭力劝酒，想把儿子灌醉；饭后他醉醺醺的说：“咱们谈正经事吧？”这句话夹在两个饱嗝儿之间说出来，声音格外古怪，儿子听了要求下一天再谈。平日最会利用醉态的老熊，当然不肯放弃这场准备已久的斗争。他说他挑了五十年的担子，一小时都不能再等了，明天就得由儿子来做傻瓜。

讲到这儿，或许应当说一说厂房的情形。屋子从路易十四末期起就开印刷所，座落在美景街和桑树广场交叉的地方。内部一向按照行业的需求分配，楼下是一间极大的工场，临街一排旧玻璃窗，后面靠院子装着一大片玻璃子。侧面一条过道直达老板的办公室。可是印刷在外省始终是人人爱看的新鲜事儿，顾客宁可走铺面上临街的玻璃门，也不怕工场的地基比路面低，进门要走下几级。少见多怪的客人穿过工场里的走道，从来不留心四面八方的障碍。他们望着楼板上吊的绳，晾的纸，象花棚的顶，身子便撞在

一排排的铅字架上，或者被支撑印刷机的铁棍把帽子擦在地上。动作灵活的排字工从铅字架上一百五十二个小格子里捡字，看一眼原稿，看一眼手里的排字夹，加一根空铅条；眼睛瞪着他们的来客，不防地下有大石板压着整令浸湿的纸，绊他们的脚，再不然腰眼撞在纸架的角上；诸如此类的笑话叫一般猴子和大熊乐不可支。从来没有一个人能太太平平地走到办公室。办公室是两个简陋的亭子，在洞窟般的工场的尽里头，紧靠院子；监工和老板各据一方。后院墙上很幽雅地点缀着一些葡萄藤，以老板的名声来说，颇有一种本地风光，动人酒兴。院子尽头，靠着黑漆漆的界墙有间破落的偏屋，专门为浸纸和整理纸张用的。那儿还有一个水斗，冲洗上印前后的版子，俗语称作字盘；墨汁和厨房的污水混在一起流出去，赶集的乡下人看了以为真有什么魔鬼在屋内洗脸。偏屋的一边是厨房，另外一边是柴房。正屋最高层只有两个阁楼式的房间，二楼有三间屋子。第一间做了穿堂兼餐室，除去破旧的木扶梯占掉一些地方，同楼下的过弄一样进深；临街有一扇狭长的小玻璃窗，靠院子开了一个大圆窗洞。四壁只刷白粉，寒酸简陋，活现出生意人家的吝啬：肮脏的地砖从不擦洗；家俱只有三把蹩脚椅子，一张圆桌和一口碗盏柜。柜子两旁都有门，一扇门通卧房，一扇门通客室。门窗上全是油腻，变了暗黄色，屋内常常堆着白纸或印好的纸；纸堆上可以看到尼古拉·赛夏的饭后点心、酒瓶、菜盘。卧房装着铅格子镶嵌的玻璃窗，从后院采光；壁上挂的旧毯子和外省在圣体节上挂在屋子外面的一样。房内放着一张有栏杆的大

床，挂着帐幔，铺一条红呢床罩，附带床几；还有两把虫蛀的大靠椅，两把胡桃木花绸面的单靠，一张旧书桌；壁炉架上面有一只挂钟。这间卧房颇有些朴素的古风，一片暗黄色调，原是名叫鲁佐的赛夏的老东家布置的。客室曾经由赛夏太太重新装修过，恶俗的门窗跟护壁板全是理发师染假头发用的浅蓝色；白底的糊壁纸画着深褐色的东方景致；家具是六把蓝羊皮面子的单靠，椅背做成竖琴式；两个窗洞上部的半圆形砌得很粗糙，不挂窗帘，望出去可以看到桑树广场全景；壁炉架上没有烛台，没有座钟，也没有镜子。赛夏太太还没装修完就死了，大熊觉得美化屋子不能生利，毫无用处，工程就不再继续。当下尼古拉·赛夏东倒西歪，带儿子进去的便是那间客室；圆桌上摆着一份印刷所的机器生财的清单，那是监工照他的意思写的。他指着文件对儿子说：

“孩子，你念吧”，尼古拉·赛夏一双醉眼骨碌碌望望儿子，看看清单。“我给你的印刷所才呱呱叫呢。”

大卫拿着清单念道：“一、木机三架，都有铁棍支撑，下装生铁盘……”

老赛夏插嘴道：“这是我的改良。”

“……连一切用具：墨缸，墨球，纸架等等，共值一千六百法郎！”大卫·赛夏念到此处，放下清单说：“可是爸爸，你的印刷机全是劣等货，值不了三百法郎，只好当柴烧。”

“蹩脚货?! ……”老赛夏嚷起来，“蹩脚货?! ……你拿着清单，咱们一块儿下楼，瞧瞧你们发明的烂铁车可抵

得上这些久经使用的老机器！你看了才不敢糟蹋这些实惠的印刷机，走起来像驿站上的包车一样，用上一辈子也不要修理。哼，蹩脚货？！对，就是这些蹩脚货将来供给你油盐酱醋！也就是这些蹩脚货在你老子手上用过二十年，使他有力量培养你到今天。”

老头儿奔下高低不平，摇摇晃晃的旧扶梯，居然没有被摔倒；他走进过道，推开工场的门，冲向第一架车子。所有的机器都给暗中擦抹干净，上了油；两根交叉的结实的橡木轴也由学徒擦过了。他指着轴梗说：

“这样的印刷机还不讨人喜欢吗？”

车上有一份结婚帖子。老熊放下边框压住纸格，拉过生铁盘，覆上纸格，拉一下轴梗；然后放松绳索，拖开生铁盘，把边框和纸格往上收起，动作灵活，不亚于年轻时的大熊。车子开动的时候声音怪好听，强过鸟儿撞在玻璃窗上飞走的叫声。

“哪一部英国车子有这样的气派？”老赛夏问儿子，儿子看得呆住了。

老赛夏奔向第二、第三架车子，照样轻松利落地表演了一番。酒鬼眯着醉眼发觉最后一架机器上有个地方学徒忘了收拾，狠狠地咒骂了一阵，拿起衣摆就抹，好比马贩子出售牲口，非把毛儿刷亮不可。

“就凭这三架车，告诉你，大卫，不雇监工，你一年可挣九千法郎。我以你未来的合伙人的名义，反对你改用混账的铁车，磨坏铅字。那英国鬼子——还是法国的敌人呢，——只想让铸字铺发财，亏你们在巴黎为他的发明大